

# 蘇聯對母性 及兒童的保護

著 娜金和夫潤·M  
譯 淑 心 鈕



中蘇文化協會婦女委員會主編

中國蘇文協會婦女委員會主編

# 蘇聯對母性及兒童的保護

潤夫金利娜著

鈕心淑譯

• 再版 •

時代出版社 • 一九四九年

年六四九一自譯書本  
出籍書治政家國聯蘇  
版二第訂增版出局版

在蘇聯憲法中，關於母親及兒童之利益，明白規定，國家予以保障。「憲法明定——蘇聯婦女在經濟，文化，社會及政治生活各方面，皆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婦女此種權利能够實現之保證爲：賦予婦女以與男子平等取得工作，勞動報酬，休息，社會保險及享受教育之權利，由國家保障母親與兒童之利益，賦予孕婦以保留薪給之休假，產兒院，托兒所，幼稚園之遍設各地。」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的婦女，都沒有像蘇聯婦女之能在政治，社會生活及生活條件各方面，享有這樣的平等權利。

在我們國內，現在已沒有一種職業，沒有婦女不參加工作的。

數千萬婦女在各工廠中，在煤礦坑道內工作着，在祖國遼闊無邊的田野上開着曳引機。她們在工業和農業上不斷的創造着新的生產記錄。婦女們在管理着很複雜的經濟生產部門與集體農場

。担任着地方蘇維埃的主席。領導着國家很多重要而艱難的事業及經濟建設各部門的工作。

● 例如：在一九四六年三月裏，在工業生產機構內，已有廿萬婦女任工程師及技術員的職務。廿五萬四千集體農女指揮着曳引機隊，管理着收穫機及曳引機。三十五萬婦女指揮工作隊工作及蓄產場。一萬五千婦女——集體農場場長或副場長之職務。

在學術方面，蘇聯婦女也佔有很榮譽的地位。三萬三千名婦女在科學研究所很有成效地從事研究工作。在戰爭的三年之中——自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一千四百九十八位婦女得到學位及學術職位。此外，尚有一百十八人得到科學博士學位，七十六人榮獲教授職位，一百十六個婦女界桂冠藝人，榮膺史大林獎金。

有不少婦女直接担任政府工作。在蘇聯最蘇維埃代表中就有二七七名婦女。有一、五〇〇名以上的蘇聯婦女是加盟共和國及自治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四五六、〇〇〇人以上是地方蘇維埃的代表。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婦女，肩上都負着重大而重要的撫育子女的責任，但是她們都沒有像蘇聯的婦女們那樣獲得公衆的尊敬和法律的保障。

我們的社會組織，對於母親是寄以深厚的愛護的，對於女性是表示尊敬的，對於兒童的發育

及撫育則予以保護。

蘇聯政府及蘇聯共產黨（布爾雪維克），無時不在協助婦女們關心下一代青年們的撫育及他們的幸福。

婦女走進工廠裏去工作的時候，對於自己的孩子，是很放心的，因為她知道——在托兒所裏，她們最小的孩子，到時候會有人給喂奶，照應他睡覺，有人會細心地注意着孩子的發育及健康；她的另一個孩子——在幼稚園，同樣有很忠於職守的人在那兒照顧着；再比較大一些的孩子，學校在幫她教育。

在撫育子女一方面，任何國家的勞動婦女，都不能奢望她的國家給她這樣大的援助。

法西斯暴徒們，背信棄義地突然襲擊了我們的和平而燦爛的祖國。致使所有蘇聯的人民，動員一切力量，起來保衛他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蘇聯婦女，也隨同全國人民一致奮起抗戰。她站上機臺和曳引機，替換了上前綫去的丈夫，兒子，兄弟，父親，不使工作停滯。

蘇聯婦女很堅強地担起了戰爭重荷，與全國人民同等地參加抵抗那強大，狡猾而又殘酷的暴敵。

蘇聯的婦女，在艱鉅的戰爭年月，經歷了無數的困難。



蘇聯婦女，不但在工廠中，集體農場裏以獻身的精神來協助紅軍——她們並且將私人的勞動所得的貯蓄，貢獻給打垮敵人的事業。「紅耕夫」集體農場員波諾馬遼瓦與兒媳給在參戰中作坦克兵的兒子購了一架坦克車。土耳其曼的婦女，捐獻給了國家四百五十布特（每布特＝四十磅）鍍金的銀手飾——這些都是歷代祖傳下來的耳環，手鐲，珠鍊和戒指等。

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國婦女的生活是鬱悶而艱苦的。

關於已往俄國婦女的困難生活情況，我們蘇聯的現代青年人，祇能從年長者的敘述及俄國文豪的不朽著作中才能知道。

特別艱苦的是農婦們的生活。她享受不着權利，自己又不識字，受着父親，丈夫，翁姑等的壓迫及侮辱，生養及撫育子女；起早攤黑地在田地上工作，常常還要忍受鞭撻。這是真正「辛酸備嘗的母親」。

母親去作工的時候，隨身帶着哺乳的嬰兒，或者將嬰兒留給大孩子及衰弱的老人們照管。無人照應的，不按時哺餵的兒童，因為患病而大量死亡，有時却因這些「奶娘」的疏忽而致殘廢。

在聶克拉索夫的長詩「誰在俄羅斯過得最快樂」中的蒂莫非耶夫娜悲痛地訴給旅行者聽她頭生子的慘死：

老頭子在太陽下睡着了，

將親愛的捷米達喂了豬，

够糊塗的老公公啊！……

女工的生活，也未見得就好些。

輕蔑婦女，侮辱婦女的尊嚴是被沙皇法律所保護而獎勵的。

在女工佔大多數的工廠中，工作時間規定得要比一般其他的時間長。女工的待遇，照例要比作同樣工作的男工低得多。在一九〇八年，俄國工業區的男工，平均每日的工資爲一盧布二角，而女工一般的工資則由四角五分至八角五分。在捲烟廠——四角五分，在糖果廠——四角至四角五分，在磚廠——僅只二角。知識婦女的報酬，也同樣的與男子們有很大的懸殊。

在那時，保護婦女勞動的法律完全沒有。女工在妊娠的最後階段還是不能享受休息權，因此，在工廠裏分娩，在當時是最普遍的現象。因多次的騷動及罷工，才迫使廠主們承認了某些保護婦女及兒童勞動的方案（一八八二年禁止兒童夜間工作法及一八八六年禁止婦女夜間工作法）。



但是這些方案僅僅存在於紙上，因為一開始，女工們的權利法便被刪除了。

婦女在家中，也同在工廠中一樣忍受壓迫。

文豪高爾基在他的傑著「母親」中，用很高超的藝術才能描寫着機器匠米海依爾·伏拉索夫的妻子，別拉給亞·尼洛夫娜的生活。

尼洛夫娜對自己的生活，這樣講給她兒子巴維爾的朋友——安得烈·那霍特卡聽：「我……想起了我的生活，上帝耶穌啊！唉！我何必活着？挨打……工作……除了丈夫，什麼也看不到，除了恐懼，什麼也不知道！我也沒有注意到巴沙（即巴維爾）是怎樣長大的，在丈夫活着的時候，我會否愛過他，我也記不清楚了！我的一切思想及關懷，都祇放在一件事情上——就是把我的蠻漢喂得飽而且好，適時地滿足他的一切所欲。這樣，好不使他發脾氣，不用答打來威嚇我，即使是給我一次的憐憫也是好的。但我不記得，他有沒有憐憫過我。他打我時，真像不是在打妻子，而是在打一切他所憎惡的人。這樣的過了廿年。在出嫁以前是怎樣的，我是記不起來了！我想到過去的事情，好像瞎子一樣，什麼也看不見！

「大概，我心腑裏的一切，都被毆毀了，我的心靈被釘死了，瞎了，什麼也聽不見了……」經濟上不能得到保證，便迫使婦女去勞動補助收入，有時候甚至去作娼妓。

獨身母親的狀況尤爲慘慘，大家都嘲笑她，她們的孩子被認爲是私生子，得不到任何權利。這樣的母親，爲要脫除「羞恥」及担負，每每將嬰兒棄掉，或者送到保育院，而在那兒，因爲飲食和照顧的欠佳，多數小孩以致死亡。例如：在一七六三年由卡特林二世女皇下旨創辦的莫斯科兒童保育院，在最初四年中的兒童死亡率爲百分之八十二，而其中有一年，即在一七六七年一年之中，死亡率的達到百分之九十八！在一、〇八九個兒童中僅養活了十六人。

以往，報紙常登載着沒有辦法的母親們殺害子女的驚人消息。

經濟的貧困，和國家完全不重視關懷孕婦，母親以及兒童的利益，加上人民知識水準的過於低落，使兒童，尤其在周歲內的乳兒的死亡率，達到了可怕的高度。在俄國革命以前的兒童死亡率，要比西歐各國超出三、四倍強。

婦女分娩時，由於缺乏醫藥的幫助，就增加了她們的死亡率。A. A. 列得理霍教授，在一九一七年，在「保護母性及小兒」雜誌第二期內的「母性保險是保護母性之方法」一文中，說：「一點也不足爲奇的，俄國每年壯年產婦死亡率要達到三萬人，因爲百分之九十五的婦女，是得不到醫師的協助而生下後裔的。」

在一九一三年，全俄國產科醫院僅有六、八二四隻病床，其中，五、一九二隻床位——是在

城市中，一、六三二隻床位——在鄉村，同時，這些產科醫院，都集中在國內的中心區域。在一百人之中，僅有十二人能得到醫藥的協助。那時，在今天的亞美尼亞，塔什克，卡萊里亞——芬蘭，莫爾達維亞等共和國區域內，根本就沒有助產設備。

從前，在今日的俄羅斯共和國村莊內，只有一、六二一隻產婦床位。白俄羅斯所有的鄉村一共祇有十一隻床位。在其他共和國區域的鄉村，根本就沒有產婦床位。

當時，小兒及婦女健康諮詢所共祇有九處，並且都集中在城市內。

托兒所及幼稚園網，真是少得不可言狀。在一九一三年——俄國共有十九處固定的城市托兒所，共有五五〇個床位及三四三處季節托兒所——共有一〇、六〇〇個床位。

在一九一四年，在現在的俄羅斯共和國區域內，所有幼稚園僅能容三、三〇〇個兒童。在帝俄時代的零星團體及知識份子，曾經企圖創立保護母性及兒童的機關，但在帝俄沙皇的統治下，這些試驗全告失敗。一九一三年沙皇政府主辦的全俄母性及兒童的監督局管理着極少數的兒童機關，並且一點也不能減輕在工作中的母親的困境。

貧困及飢饉迫使勞動者的家庭將自己的幼年兒童送到工廠，小企業家，商人或富農家裏去作

工。

柴霍夫在「瞌睡得很」的小說中，鮮明地描寫着小保姆瓦利卡在人家幫工的可怖的生活。主人們整晝夜不給那十三歲的小姑娘睡覺。她整夜地在搖着主人的小兒，而因一分鐘的睡眠就遭受殘忍無情的毆打。被折磨的她，唯一的願望，就是「睡，睡」，她便不由自主的把小兒悶死了。

每日十三——十五小時的疲憊工作，使一般兒童早衰，殘廢，不能正常發育。在俄國革命前，一般人因身體上的缺點及衰弱而不能服兵役，百分率一年比一年油然增強。A. A. 列得理霍教授，在前面所舉的「母性保險是保護母性之方法」一文內，關於因身體上的缺點及衰弱而被淘汰的人數，列出以下的統計：

|            |                |                |                |       |
|------------|----------------|----------------|----------------|-------|
|            | 一八七四—<br>一八八三年 | 一八八四—<br>一八九三年 | 一八九四—<br>一九〇一年 | 一九一三年 |
| 因身體上缺點被淘汰% | 六·四            | 七·七            | 一〇·三           | 一四·四  |
| 因衰弱而被淘汰%   | 一三·一           | 一七·四           | 一九·〇           | 二三·七  |
| 共計%        | 一九·五           | 二五·一           | 二九·三           | 三八·一  |

沙皇時代的俄國和其他國家一樣，在很久的期間，都認為婦女受教育是完全不需要的，並且還認為有害。只在十八世紀中葉，才開始設辦私立「貴族」女子寄宿學校。在女皇卡特林二世的

時代，在彼得堡的諸伏捷維契尼庵內開辦了兩所女子學校：一所是給「高貴小姐們」讀的，在那裏，主要的是教導良好的禮貌，另一所是給「平民女孩子」讀的，所授的是各種手工業。

在俄國革命前，婦女差不多沒有機會踏入大學。僅有極少數婦女受到大學教育，主要的還只是醫學一方面，而且多半還是在外國受到的。

俄國婦女具有如此高度的才能，毅力及美德，甚至多年的奴隸，強迫及壓榨，終於不能把她們天生的創造力毀滅掉。

那捷日達·波洛克非夫那·蘇斯洛瓦的一生，就是一位具有這種不可毀滅的精神的俄國婦女的顯明例子。她是在沙皇時代受到大學教育的第一位俄國女醫師，有名的熱心的社會工作者。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她以旁聽的資格進了軍事外科醫學院。因一八六四年政府頒發了不准婦女受高等醫學教育的命令，蘇斯洛瓦只好退學。可是蘇斯洛瓦對此並不甘心，就跑到了外國，在蘇黎世讀完醫科大學。

一八六九年，蘇斯洛瓦回到俄國，以第一個女醫師的地位，對發展婦女醫學教育起了很大的影響。同時她是一位社會工作者。因為同革命組織有聯繫，她被警察當局所監視。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給掃除了一切剝削，同時也給婦女全面地澈底地解放安置了基礎。

蘇聯政府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那天，就宣佈保護母性及幼童，關懷婦女及兒童為國家當前的首要責任。

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底，「國家救濟部」附設了「扶助母性保護兒童委員會」（該會係研究婦女的社會義務與保護兒童為國家直接責任之各問題，並實行各緊急措施）。這個委員會便令該會組織保護母性及幼童部門，同時接收全俄母性及幼童監管局的所有資料及財產（這以前在社會監管局管轄下的一切保護母性及幼童的機構，在一九二〇年均移交給保健機構管理）。

同時，蘇聯政府頒佈了含有非常重要意義的特種訓令。它很明顯而詳細的確定了在國內展開保護母性及幼童的任務及途徑。

在新俄國，所有最前進的，最文明的份子，都響應了青年蘇維埃國家的呼籲，並參加了「保護後裔的新社會建設」工作。在最先加入這個高尚事業的教授及醫師，有研究院院士G·N·斯波蘭斯基，V·I·默耳長諾夫，M·M·萊茨教授等多人。

雖然青年蘇維埃共和國，在成立的最初數年中經歷了極大的困難，但蘇聯政府並沒有忘掉兒



童。依偉大的列寧的指示，最先的一塊麵包一杯牛奶，先給兒童吃。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內戰及飢饉，產生了很多孤兒。因此，保護母性及幼童的機構，在蘇維埃政府成立之最初數年中，主要是辦理收留漂泊流浪無人照顧的兒童及獨身母親的機關。會設立了很多嬰兒之家，兒童之家，母親及小兒之家以及托兒所。

母性及幼童保健部門很廣大的吸收了工作婦女來服務。在一九一八年她們組織了兒童機關發起人的訓練班。

自一九二〇年起，所有保護母性及幼童機構的工作，全由聯共（布）黨婦女部及女工和農婦的代表們的積極協助而推進。保護母性及兒童的機構，實在是由勞動婦女們本身一手創立的。婦女代表們自己給兒童機關選定房屋，修理它，搜集各種設備而開辦完美的幼稚園，托兒所及兒童健康諮詢所。由女工們親手創辦的這種兒童機關，在蘇聯國內很多，這些機關都有廿年以上的歷史，而且逐年改善中。

現在，一切婦女及兒童保健工作，均由婦女踴躍担任。這樣作是再好沒有了：誰能比做母親的更了解子女的需要？做母親的婦女——是兒童機關的最嚴格的監督者。勞動婦女的直接參加托兒所及醫院的會議工作，作正當的批評及提供意見，協助了保健機關及民衆教育機構推行國家大

業——即撫育出身體及精神健的蘇聯兒童！

自從蘇聯保護母性及幼童機構成立後，除了實際工作之外，同時從事科學上研究有關服侍嬰兒及母性的各種問題。一方面並即着手訓練幹部。因此，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成立了國立的母性及幼童保健學院，即現在的醫學研究院小兒科學院。後來，同樣的小兒科學院在列寧格勒，基輔，哈科夫及其他城市也設立了。

外國的軍事干涉及內戰已告結束。在列寧及史大林領導下的紅軍，戰勝了！蘇維埃共和國爭取到了自由和國家的獨立。

結束了戰爭以後，國軍便步上和平經濟建設。

必須恢復破壞的國民經濟，必須將工業，運輸業及農業提高到戰前的水準。可是還不能僅此為限。真如「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所說：「然而，單是恢復經濟，單是達到戰前水準，這對於蘇維埃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不够的。因為戰前水準乃是一個落後國家的水準。仍必須繼續前進。」

在一九二五年底，於黨，於國，更迫切地擺着要把我國變為經濟上不依賴資本主義國家的工

業國的問題。史大林同志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指出說：『把我國由農業國變為能够以自己本身力量來生產必需機器設備品的工業國，——這就是我們的總路線之實質和基礎所在。』

我國，在那時，經濟還很貧乏，很節省地用着每一分錢來開始建設帝俄時代所沒有的新興的工業部門——機構製造工業，工具製造，汽車製造，化學，國防及其他等等工業。

在恢復國民經濟，尤其在國家重工業化時期，保護母性及兒童機構有長足的發展。蘇維埃政府毫不吝嗇地給已有的和正在發展的保護母性及兒童的機構撥發經費。

到了紀念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第十週年的時候，由於國家經常關懷母親及小兒的保健，在這一方面已達到可觀的成績。例如：到一九二七年，小兒及婦女健康諮詢所已增至一、二三處，托兒所——八六四處，幼稚園及小兒集合所共有一、六二九處——計有八五、三四九個小兒。產科病床已達到一二、二二一具（在一九一三年有六、八二四個病床位）。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母性及幼童保健經費為二千九百萬盧布，而在衛生機構總經費內佔百分之九。

在一九二九年四月，第十六次黨代表會議採取了有名的社會主義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

史大林同志曾指出：『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在我國創立這樣的一種工業，這種工業能够在社會主義基礎上不僅重新裝備和改造整個工業，並且重新裝備和改造運輸業同農業。』